

战旗飘飘·英雄连队的新时代风采

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重症监护室里,于钦活努力举起手,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血液从于钦活嘴角溢出——出血症状开始了。

病情急转直下,于钦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到达医院时,正是需要大量输血的紧要关头,特勤科护士长岳宝玲第一个跑到血库。

这一幕,一脉相传

■本报特约通讯员 崔寒凝

80多年前,山西省广灵县,八路军前线医院,似曾相识的一幕穿越时空,震撼心灵。

反对白求恩献血,因为此前他刚为一位截肢的战友输过血。

产主义战士的血流到了我的身体里,两个民族的血流到了一起。

时空穿越

诞生于抗日战场的白求恩医疗队,还曾上过抗美援朝战场。

一个人 一面旗帜 一种精神

■李英超 本报特约通讯员 崔寒凝 刘会宾

特稿

入夜,河北石家庄,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,门诊大楼的灯依然亮着。

在这座以“白求恩”命名的军队医院里,人们总能见到穿军装的白大褂们救死扶伤。

“哪里有枪声,就到哪里去。”1938年,加拿大医生白求恩,不远万里来华救死扶伤。

“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!”换上八路军军服,白求恩一到晋察冀根据地,就请求聂荣臻给他派遣任务。

于是,这挺“机关枪”挺立在破庙中的手术台上,出现在山西省五台县的“模范医院”里。

一块阵地,一种基因

大多数人对白求恩的了解,都始于小学语文课本中那篇《手术台就是阵地》。

“在离火线不远处的一座小庙里,白求恩大夫正在给伤员做手术。

1938年1月,白求恩率“加美援华医疗队”,跨越艰难险阻来到中国。

从此,“白求恩医疗队”的旗帜便一直伴随着它的战斗基因飘扬到今天。

2019年秋天,野战医疗队队员宋琦参加跨区演练。

第一天,宋琦就嗅到了“火药味”。“坏了,走错路了!”拐入路口,宋琦对照地图和建筑物,越看越不对劲。

车队原路返回,宋琦发现相邻不远处还有一个路口。

到达营地后的任务更“惊险”——医疗后送车一下运来20多名“伤员”。

这时,一名“轻伤员”引起了宋琦注意。治疗期间,他一直观察营区环境。

原来,一名“敌对分子”伪装成“伤员”,混进了后方医疗所。

作为一支诞生在战火中的医疗队,“白求恩医疗队”一边战斗一边救死扶伤的故事,宋琦听过很多次。

时针回拨到1938年,晋察冀边区。时年16岁的卫生员张业胜成为白求恩大夫的助手。

行军途中,打仗间隙,年轻的张业胜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医疗知识。

为配合作战行动,张业胜汲取白求恩



上图:1939年10月,白求恩在前线为伤员做手术。 吴印咸摄 左图:2020年春,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“白求恩医疗队”出征武汉。 张彬楠摄

创办“流动医院”的经验,将100多名医护人员分为两个医疗队。

“敌”袭警报骤然拉响,刺鼻的发烟弹直接把宋琦呛出眼泪。

路上,护士张微微被石头绊倒。来不及查看伤口,她一手抬起腿,摇摇晃晃向后送车跑去。

张微微松了口气。张微微松了口气。

张微微松了口气。张微微松了口气。

张微微松了口气。张微微松了口气。

张微微松了口气。张微微松了口气。

张微微松了口气。张微微松了口气。

张微微松了口气。张微微松了口气。

张微微松了口气。张微微松了口气。

张微微松了口气。张微微松了口气。

张微微松了口气。张微微松了口气。

张微微松了口气。张微微松了口气。

张微微松了口气。张微微松了口气。

张微微松了口气。张微微松了口气。

晋察冀军区将后方医院命名为“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”。

走进白求恩曾战斗过的医院,赵玉英感觉既兴奋又荣幸。

一次聊到来医院的初衷,赵玉英得知室友张笋也是为“白求恩”而来。

随后的日子,一同赴非洲参加人道主义医疗救援联合行动。

2012年,一个晴天霹雳在赵玉英耳边炸响:张笋确诊患有脑梗后遗症。

张笋签下了一份器官捐献意向书,想把生命的能量传递给更多人。

“张笋心脏停搏的证明书,是我签的字。我送了她最后一程。”

张笋那天,云层压得很低,闷得赵玉英喘不过气。

人生,能够照亮某个角落就够了。张笋去世以后,双肾和肝脏分别移植给3名患者,延续了他们的生命。

“我不是多么伟大的人,我只是做白求恩传人应做的事。”

今年8月,来自河北山村的男孩甄一,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被河北中医学院录取。

接到通知书后,甄一第一时间拨通“白求恩医疗队”军医步建立的电话。

这名从小患有腿疾的男孩,有个理想:当一名医生,像“白大夫”们一样救死扶伤。

2014年,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联合加拿大白求恩纪念协会,组织了“重走白求恩路”活动。

步建立和战友们举着“白求恩医疗队”队旗,走进河北唐县牛眼沟村。

就来了。”崔桂英老人笑着说。

1939年9月,白求恩大夫带领医疗队来到牛眼沟村,建起了后方医院。

那年,崔桂英突发胃病,疼得在床上打滚。

走近那间破旧的厢房,加拿大医疗队队员格兰特说:“我做梦也想不到,白求恩的药房竟在这个小土屋里。”

离开崔桂英家,格兰特再次见到了拄着双拐的农家少年甄一。

格兰特发现,10岁的男孩甄一患有先天性脊柱裂和重度双足外翻等多种病症。

老师说:“这孩子可要强了,每天都坚持自己走,天不亮,就拄着拐杖来上学。”

拐杖,不过是一根树枝。日复一日地摩擦中,甄一胳膊上的伤口总是刚结痂又被磨破。

看到孩子伤痕累累的胳膊,格兰特立即申请,希望中加医学专家共同帮助甄一。

经过17名专家会诊,最终确定由和平医院骨科专家步建立为甄一手术。

走上手术台,如同在刀尖上跳舞,步建立一丝也不敢松懈。

医院陆续为甄一实施了8次大型手术治疗。由于手术密集,甄一不得不停时休学。

“我真好,‘白大夫’又回家探亲了!”甄一到村头迎接医疗队。

“真好,‘白大夫’又回家探亲了!”甄一到村头迎接医疗队。

5年前,赴利比亚维和,侯会池曾

为一名难产孕妇实施剖宫产手术,还为孩子起了个中文名“中利”。

王瑞勇犯了愁:茫茫人海,去哪里找一个非洲小女孩?

当年,那名难产孕妇是由当地一所无国界医院——莫林医院转诊过来的。

遗憾的是,由于当地医院电脑损坏等原因,许多病历档案丢失。

“叫‘中利’的孩子,一共有6个,最小的也已经6岁了。”

王瑞勇忽然觉得,能不能找到小中利,其实已经并不重要。

走出国门,每一名“白求恩医疗队”队员都是一面旗帜。

从小学回来,王瑞勇给侯会池发去一封邮件——

“侯医生,很抱歉,我们没有找到你说的那个中利。”

看到邮件时,侯会池刚走下手术台。窗外已是满天繁星。

头灯的灯发出昏黄色的光,办公室里呈现出家一般的温馨。

版式设计:梁晨



34号军事室

第813期

不能因为轰炸而停止手术

忙碌一夜,第二天还不能休息。山谷里的伤员还等着他们去换药。

回忆起当时的情形,宋老情绪有些激动,一边说,一边比划,胳膊上松弛的肉皮一摆一摆,拉扯出骨架的轮廓。

“最心痛的时候,是给伤员截肢,因为我们只有局部麻药。”

“侯医生,很抱歉,我们没有找到你说的那个中利。”

看到邮件时,侯会池刚走下手术台。窗外已是满天繁星。

“比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官兵,我们做得很少。”

傍晚,宋老提出,想去医院的银杏大道上散步。

在一棵高大的银杏树前,宋老沉默了。1950年,他和战友们援朝出发前,原本稀疏的银杏树,如今已经枝繁叶茂。

银杏大道上,夕阳将傍晚的天空点燃。风来了,不远处“白求恩医疗队”的队旗猎猎作响。

60多年前,宋希圣和战友们就是扛着这面旗帜,从朝鲜战场凯旋。

老兵说